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毅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主楼一层，一处崭新的展示空间，与其他展厅不同的是，这里展览空间有限，文物与观众保持距离，但是策展团队将百余件文物以场景方式精心摆放，再通过触摸屏讲解，为观众打造了一个独特的沉浸式展览空间。首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文物库房开放，既为观众提供了全新的参观体验，也是展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科技保护文物的例证。

其完整样貌，也能看到关于它们的各类详细信息。

视线再转向库房后方，紫檀如意夔龙云纹宝座、黑酸枝雕山水宝座、紫檀嵌法琅宝座三个清代宝座在陈列柜里格外尊贵庄重。

这些中国古代家具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坐具，多为皇帝和皇室贵族的专属，也是封建时期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与其他坐具相比，宝座体型硕大且都是单独陈设，一般在皇帝与后妃寝官的正殿明间，或配殿中等显著位置。宝座选材多为紫檀、黄花梨、红木等珍贵木材，融合雕刻、镶嵌、漆绘等精湛工艺，纹样多为龙凤或吉祥纹饰，尊贵又非常精美，虽历经岁月沧桑，却依旧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整个库房的格局设计巧妙，文物的摆放精美得当，既让每一件文物都能有足够的空间展现其独特之美，又使得整个空间充满层次感与连贯性。从中心的古代客厅，到两侧的乾隆大藏经板，再到后方的宝座及各类文物，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以可视库房的方式将明清时期的文化底蕴与艺术造诣展现得淋漓尽致。

库房藏国宝 每周定时开放

每一步都极为精细，确保了印版的高质量，在可视库房中近距离观赏，其上文字依旧清晰可辨。这些《乾隆大藏经》木板历经300年风雨，仍有今天如此优良的保存状况，得益于当时的选材严格和今天精湛的修复工艺。

这些《乾隆大藏经》经板的历史可谓一波三折，起初雍正帝因不满明代《永乐北藏》字句讹误且希望统一汉传佛教思想，于雍正十一年决定重新校勘并刊刻一套汉文大藏经，便开启了《乾隆大藏经》的编纂历程。编纂共耗时六年，最终于乾隆三年完成，完工时共计79036块。后历经多次印刷及三次撤毁经板事件，还曾多次迁移，先后保存于武夷殿、贤良寺、柏林寺、智化寺、云居寺等地，现归首都博物馆保管。据清点统计，印版现存69967块，一部分是历经了多次易地搬迁的主体，一部分是智化寺文物管理处存留下来的部分印版。在可视库房中，为方便观众更直观了解，博物馆专门设置一块触摸屏，可以通过滑动看到

主，红木嵌螺钿系列罗汉床、椅凳、桌几等雍容华贵、彰显风范，鸡翅木雕云纹顶竖柜纹理细腻、古朴典雅，还有描金漆桌、柴木锡里冰箱等不常见的品类。明清家具种类繁多，论功能可分为床榻、椅凳、桌、案、几、屏帘、箱柜、台架等类。其中，明式家具多采用硬木，小结构拼接，使用榫卯，造型上注重功能的合理性与多样性；清代家具可见夸张手法，不惜耗费工料，模样繁缛以装饰见长，雕刻花样多嵌玉、牙、石、木、螺与景泰蓝等，尽显华贵。在灯光的巧妙烘托下，这些珍贵文物更显美感。

目光转向左右两侧的边墙，更重磅的“国宝”就在这里静静安放。只见书架上整齐排列着超过5000块“木板”，这些都是《乾隆大藏经》的木板，是中国最后一次官刻汉文大藏经。有这批国宝的加持，整座文物可视库房仿若一座“藏经楼”。经板选用了秋冬采伐的梨木，质地坚硬且不易变形，制作工艺包括备板、写样、上样、刻板、打空、修版、刷印等多个步骤，

近期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参观者多是奔着“看见殷商”大展而来，不过，领略完3000多年前的殷商文明您先别着急上楼，就在“看见殷商”大展所在的1、2展厅旁边有一间“文物库房”正在静候光临。这座展厅名为文物可视库房，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用心打造的库、展结合空间。鉴于文物保护需要，目前文物可视库房每周只在周三到周日的下午定时开放。

步入文物库房，仿佛叩开了明清历史的深邃大门，踏入一座文化宝库。参观者与文物隔着玻璃对望，彼此都有“舒适区”。这里的本质是库房，文物保护是第一任务，文物环境温度控制在18到22℃间，湿度为50%到60%，且严格控制光照度与年曝光量。但在策展人的精心布置下，原本在架子上的文物兼顾艺术性，变成了别样的观展空间。

文物可视库房内，满眼都是“宝贝”。两把红木嵌螺钿太师椅正对观众，中间一张同款方桌，后置一方条案。太师椅前，六椅四几分列两侧，全部采用精湛的螺钿工艺。站在参观区正中，眼前满室的明清家具，组建出一个庄重的古代正厅场景。

正厅展出的家具多以红木为



远观“原生”状态 近看3D详解

首都博物馆展陈设计师李光远是文物可视库房策展人。自2023年起，他参与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楼“不止运河”多媒体沉浸展、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等重要展览工作。他说：“短短两年，我参与的不少展览让我开阔了眼界，有些还成为我职业生涯的‘破圈’经历。文物可视库房的布展也是如此。”

新颖的展示空间是外在，文物保管库房是本质，两者相加注定让文物可视库房成为博物馆中最特殊的空间。在观展空间有限，且部分文物距离较远的现状下，观众走进文物可视库房参观的重点是什么？李光远带着记者来到库房中间的触摸屏旁，屏幕上呈现出文物可视库房的电子平面图，上面标注了20余个点位。点击任一点位，相应文物的名字、材质、年代、规格等信息就会出现。如果点击的文物距离观众太远，还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图片，经过3D扫描的文物清晰大图就会呈现，轻轻滑动，可以看清文物的每一处细节。

“这是文物可视库房的展示核心。”李光远介绍，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文物可视库房的展陈以库、展结合为设计理念，用极具视觉

冲击力的展示效果将文物的“原生”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整体空间上从“近—中—远”及“高—中—低”两个不同维度对文物进行立体化呈现。将海量的精品文物合理地空间中布局，利用新媒体展示手段实现文物展示、库房解密、文物保护与公众参与的多重交互方式有机结合。

驻足文物可视库房可以看到，通过实体隔断分割观众区与库房区，保证了文物库房的独立性。储存文物原状展示，将博物馆的文物储存实际状态对观众进行展示和宣传，再融入独特的展览手段，使其具备新概念。同时，在观众参观区设置精品展示柜，使观众既可远观库区的实物震撼感，亦可近赏柜内文物之精美。库房区通过近景整架的家具原状陈列，中景大体量重点文物和远景藏经楼形成实景、舞台化、电影化的穿越体验。

受限与文物保护的要求，文物可视库房并不能与博物馆的营业时间同步。李光远一直在考虑延长文物可视库房的办法，“还是基于观众参观区中心的触摸指示屏，我们希望在点击相应文物后，不仅能出现文物的信息，还可以点亮相应文物上方的照明，把文物可视库房的展示时间延长。”

丰富参观选择 提升文物展出率

首都博物馆藏品部主任冯好介绍，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自筹建伊始便开始策划文物可视库房，所以这里的承重、照明、温湿度调控等指标都是按照文物库房的建造标准。

冯好介绍，其实以库房形式展示文物正是博物馆的最初形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早期博物馆脱胎于私人艺术品鉴赏室，诞生之初就具有鲜明的库房、展示合一的特点。至19世纪，从私人收藏转化而来的公共博物馆往往仍保留着这一特点，并认为藏品足以将观众淹没的库房合一形式非但不影响展示效果，反而能够为观众带来独特的体验。

欧洲国有博物馆的兴起推动着博物馆各领域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库房迅速从展厅脱离，具备独立功能。至20世纪，藏品库房需要独立以便实施专业化保护成为博物馆界的共识。但早期博物馆开放式库房展示在当代西方传统型博物馆仍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烙印。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博物馆面临着

因藏品急剧增加导致藏品库房拥挤不堪的困境，起源较晚的博物馆尤为明显；另一方面，西方博物馆也注意到库房中大部分藏品鲜有展示的机会，这些因素推动着博物馆界探索开放式库房展示。1976年开放的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被视为当代首家采用开放式库房展示的博物馆开始探索开放式库房展示，概念逐步明晰。我国也在探索博物馆开放式库房展示。上世纪90年代，已有国内学者发文字呼吁博物馆要将藏品库房全方位开放。

冯好说：“文物可视库房对外开放丰富了观众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参观选择，也提升了首都博物馆的文物展出率。一座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只占全部馆藏的一小部分，虽然展览内容会更换，但是频率并不快，而将文物库房以库展结合的方式展出，就会有更多的、不常见的文物与观众见面。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还能增强观众的文物保护意识。”